

倔强的选择

❖ 刘文方

汨罗江对于屈原来说,是个天然的浴场,它专属于屈原。他没有学过跳水,那一跳,水花很大,声音很响。可千百年来,人们都不约而同地给他打了最高分。那声响,回荡在历史的长河中,激荡在人们的心田中。那声响,穿越千年,响在耳畔,响在每年的端午。

屈原投江,激起的水珠,打湿了岸边的绿树青草,也湿润了文人墨客和仁人志士的眼眶,更浸湿了写满无限哀思的纸张。

“沧浪之水清兮,可以濯吾缨,沧浪之水浊兮,可以濯吾足。”渔父早已击桨远去,只留下沧浪之歌的袅袅余音。汨罗江边,只留下孤独的屈原。“安能以皓皓之白,而蒙世俗之尘埃乎?”清白的人格,何堪蒙上世俗的尘埃呢? 众醉独醒,众浊独清,家破国败,百姓于水深火热,强烈的悲愤,让人情何以堪?

没有到过汨罗江,只有隔着历史的时空,想象着那天屈原和渔父的对话和他跳水的情景。江水滚滚,星空浩瀚,流不尽恨悠悠,望不断,几多愁。

屈原投江,是一个倔强的选择。给千秋万代留下了一个长长的高大背影,千百年来,连接上了忧国忧民贤者蹙紧的双眉,刻画出了牵绊家国而生的满脸皱纹,羽化成无数个仁人志士眼中的一滴辛酸泪,更在华夏天地上矗立起了一座精神丰碑。

屈原是为国而生的,屈原更是生而为国的。政治理想的破灭,意味着他生命的终止。他没有渔父的境界,他不能击桨远去,他亦不能假寐着独善其身,坦然面对不堪的现实。所以他颜色憔悴,形容枯槁,华丽的白色长袍已经开始变得褴褛,所以他跳江明志,在历史长河中激起一圈圈的涟漪,给自己的人生画上一串串标点符号。

屈原投江,是一个倔强的选择,书写了人生的高度。对于屈原来说,明法度、荐贤能、改革政治、联齐抗秦,出身贵族却敢于和贵族集团决裂,在当时情况下这就是一个仙人的高度。而当时,那些争权夺利、贪婪嫉妒、仗势欺人、蔑视法度的贵族统治集团,只看到眼前的蝇头小利和一己之私,不仅是俗人,更可谓俗不可耐。但是能够成仙的毕竟是少数,所以也就注定屈原是独一无二的,更是孤独寂寞的。

屈原投江,一个倔强的选择,一个追求理想完美的悲剧故事。在被疏远,被流放,被陷害时,屈原还是一步三回头,期盼着楚王的幡然醒悟。屈原理想的破灭是当时楚国的不幸,也是当时时代的悲剧,近两千年来,触痛文人心扉知几许。臣事明君,将遇良才,是历代出仕之人追求的清明环境。只可惜,情怀高洁的屈原生不逢时,无力回天的他只剩下倔强的选择,也只有纵身一跃,让溅起的水清洗净人世间的污秽与丑恶。

屈原投江,一个倔强的选择,把家国情情怀抒发到淋漓尽致的一段悲怆记忆。有人说屈原投江是华夏民族文人的一滴眼泪。其实何止是眼泪呢,那更是民族隐隐作痛的一道深深伤疤。也有人对于他投江颇有微词,想起了元代贯云石的《殿前欢》:“楚怀王,忠臣跳入汨罗江。《离骚》读罢空惆怅,日月同光。伤心来哭一场,哭你个三闾强,为甚不身心放。沧浪污你?你污沧浪?”历史若一弯弦月,它呼唤着丰满和圆润。当好佞当道,小人得志,报国无门时,作为读书人究竟该如何?或许屈原投江,是中国古代文人士的愚忠,也是时代无可铁削的胎记,孤独的屈原没有逃过这种宿命,因为他或许意识不到那个时代的局限。但无论怎么说,在那个时代的屈原,忧国忧民、情怀高洁,直到今天,仍然是华夏民族的脊梁,更是当时混沌世道中一道耀眼的闪电和一声滚滚的春雷。

无论历史怎么评判,由屈原投江而留下的端午节,已在人民群众心中深深扎了根。屈原投江,若天外一个脱离轨道的陨石,落入历史大河的深处,那响声振聋发聩,激发了后人的家国情怀。

赵伟峰皮肤黧黑,个子瘦小,但总是穿得很得体,说话的时候不卑不亢,做人也从来不卑不亢。他从不说什么,更不抱怨不牢骚,踏实沉稳得令人肃然起敬,让人觉得他做保洁工是很体面的职业。姚水芹很敬重他,也处处学着赵伟峰的样子,很快就找到了那种感觉。

姚水芹一米六八的个子,生得骨肉均匀。没有了风吹日晒,养了一段日子竟然变成很秀美的一个妇人。她穿了新买的衣服鞋子,看起来很有点城里人的意思了。赵伟峰知道对于打工生活而言,她已经上路了,所以从此不再教导她,看她的眼神竟然有了一些羡慕。

这一天干活儿的时候,姚水芹跟赵伟峰诉苦,告诉他梦金子的事,说她想搬出来一个人住,可是房租太贵,她一个人负担不起,问他有没有认识的老乡,可以介绍一个合伙住。赵伟峰不知道该怎么样帮助她,想了一会儿说:“我本来是我哥一起住。我哥有事儿回老家去了,我那里空着一间屋,不知道合适不合适。”

端午节对北方的农人来说,更多的是田野劳作的疲惫。北方有个老词儿叫“五黄陆月”,说的就是五六月天气最炎热,麦头儿黄熟,家家户户忙农事的关键时节。明人沈榜任宛平令时,时时说与百姓:二月春气发生,都要宜时栽种桑枣;三月勤务农,都着上紧耕种;四月不许纵放头畜,作践田禾;五月各务生理,勿要闲时节;六月各守本分,纳粮当差……春夏秋冬,廿四节,连父母官都要亲自督促耕作,可知农事之重。

而南方的端午可就愉悦多了:赛龙舟、演傩戏、包粽子、缝香包,情话更是要谈一谈的,青年男女趁机相约花前月下。沈从文先生倾尽笔墨,描写的边城“居民最有意义的几个日子”中,就端午的有一个端午。过去数百年数千年地“兴奋了这地方人,直到现在,还毫无变化”。

正所谓十里不同俗,南北两地即便同省也难免风俗各异。北方的端午没南方丰富多彩,黄河与洛水交汇处的河洛人过端午更为简单,地方志书上也只是有一句:端阳佩艾、食角黍、系彩线。角黍,就是粽子,但不是当代那种白白的糯米粽,而是黍粽,黄色,比小米略大,煮熟后发黏。有人总结北方端午的美食:面扁子、煎堆、五毒饼……其实,在同属北方的河洛地区,这些也都是极少见的。据说全国对端午有二十多种称法,河洛人则把端午称为“当五”。五,最早出现在《诗·召南·羔羊》:“羔羊之皮,素丝五紵”。诗经里的这个“五”还不是量词,是个会意字,从二从义。“二”有两横,上为天,下为地;“义”为相交,交错。二字相加就成

又见端午

❖ 李晓斌

为“五”的本义,指纵横交错。东汉·许慎《说文》中也说:“五,阴阳在天地之间交午也。”

如此,河洛人称端午为“当五”,倒真是有点意思。古人凡有时令鲜物出来,必献于宗庙,先请祖先尝新后,自己才敢享用,古称“荐新之祀”。这种礼祀轻于祭祀,但是却由来久远。《逸周书·尝麦解》即云:“维四年孟夏,王初祈于宗庙,乃尝麦于太祖”。孟夏者五月,新麦已熟,秋黍将种。也许遗下了东周故风,每年端午,河洛人也是要到家祠里祀一下的,伙食多是用刚刚收获的面点:炸糖糕儿、蒸花卷儿、脆鱼片儿、蒸糖角儿,还有一种工艺较为复杂像灯笼似的面果子。

虽然端午的祀礼不像中秋、春节那般隆重,但也颇为重视。平时粗糙的农家汉子,在祖宗牌位前谨慎地整理衫子,面目严肃,身相端然,规规矩矩地作揖磕头,仿佛祖宗就坐在台案上,威严地看着一般。这边,小孩儿早已忍不住糖糕的诱惑了。好容易大人拜完,收拾祭供,孩子们一层层的垒摆起来,就像一座花朵山,芬芳漂亮。

哦。”此刻,孩子是不分你我家,反正都是一个祠堂的一家人。多少年华逝去,那甜粘的香,会一直在孩子们的心里绕着,伴长大后的脚步向四方漂流。

后来,随着新政开启,祠堂被关了,“荐新之礼”在农人家那里即可完成。妇人们不必在祠堂外等候,不必与族人比较哪家媳妇儿手艺好,也不必把焦片儿、糖糕儿分给别家的孩子。甚至在炸糖糕过程中,还会把先炸的私自就分享了,美其名曰:替祖先品品味儿。家母善面点,不仅会炸糖糕、蒸糖角,还会炸那种面点“果子”。把芝麻、细盐揉进面团里,擀成薄饼,一切四牙,用刀划去尖尖儿,然后在面案上盘啊,捏啊,就成了一朵像灯笼似的花儿。最显功夫的是在放进油锅之后,需要左右手配合,正炸讲护边儿、立沿儿、拈芯儿,不能把果子炸开花了。其后是反炸,果子在油锅里翻个身儿,底盘儿迅速膨起,最易把“花蕊”挤合,所以要迅速把“花蕊”给打开。及到出锅,一只只圆溜溜、周溜溜、酥脆脆的果子就成了。面果子一层的层的垒摆起来,就像一座花朵山,芬芳漂亮。

端午临仲夏

❖ 九歌

每年端午,母亲早早起来领着我们姐弟几个去北山洼,割回几抱艾蒿,放外屋地上阴干着。艾蒿皮腐了以后,父亲甩个小凳,稳当当岔腿一坐,用老茧手一搓一捻,抖开数丈长的一条绿绳。找来几根一米多长的木头棍子,掐住捋一头往上缠,缠几圈,用脚踢,骨碌骨碌。棍子裹着草绳圆成个大馒头,分抬到仓房靠墙根儿堆垛,留下一捆放到外屋北墙备下的横木上架着。冬日里慢慢儿燃。母亲说,三丈拇指粗的火绳,足可燃一整月。

火绳初点,苦涩呛眼,久了,习惯了。一股股儿香,兜窗儿围着墙转。隔些日子,火绳就不新鲜了,被丢在角落里,只有母亲想着,按时给它翻身,让它的头耷拉下来。

庄户人家点火绳起初是为了引火。薄如纸的线麻秆对着火绳的红头一吹,呼,着了。一日,去公园遛石桌旁看几位老者打牌。洗牌当口,一老者掏出烟口袋卷烟,烟卷好叼嘴上,打火点着猛抽两口,起手抓牌刚刚好,一点儿没误事。

抓完牌,想再抽口儿,把烟递嘴上吸,灭了,掏打火机点,一边点一边说:“这烟要火,没搭好。”“没搭好?”我追问一句。吸烟老者抬头瞅瞅我,又低头抓牌,低声回一句:“没搭够露水。”“那火绳呢?”“一回事。”老者不耐烦又回了一句。我不好再追问,站旁边看着他们玩儿,从中午等到下午四点多,牌局散了。吸烟老者起身拍拍打屁股上的灰土想回去,我堆着笑凑过去,递根儿烟给他,老者怔了一下,摆摆手:“享受不了,不习惯。”“有事儿?”“嗯,想问问搭露水的事。”“啊。”老者想起之前的话茬儿,嘴一咧,笑了。“不是火绳不要

火,是艾蒿子,艾蒿和烟叶一样,长到时候,掺完三遍露水就得拾掇,少要火,搭多了不燃烧。”“什么时候是时候呢?”“五月份,采蒿子,八月份,打烟叶。”“那烟叶儿不搭多了?”“不碍事,烟我得晚,缓苗,伸开腰儿,叶子长够大才能搭露水呢。”

五月份,各家各户挂葫芦。葫芦是用彩纸叠的。临近端午,母亲打发二姐去供销社买纸,剪出大大小小方的方块,斜对角折,折出四个耳朵,捏住,嘴对着口儿吹,“噗”,一个纸葫芦立立正正坐到了桌子上。五月份这天早起,母亲拣一把直溜的艾蒿,用五彩线拴葫芦,葫芦下边粘上彩纸条做的龙尾。母亲让我们托着出去挂。大门垛子一边插一个,外屋马窗框一边插一个,里屋门一边插一个。扒着窗台往房檐下也插一个。还剩几个,给我们姐弟分了,高举着蒿秆儿牵着葫芦满街跑,比谁家的葫芦大,比谁家的纸色全,比谁家的葫芦正。

太阳出来了,小猪信摇着鞭子走过当街。“松猪啦!松猪啦!”边赶边喊。母亲听到喊声,衣襟兜几个鸡蛋,小跑到猪圈跟前,打开圈门,把猪赶到大门外交猪信手里。母亲紧倒几步,把鸡蛋塞进猪信倚的篮子里。一头猪一只鸡蛋。母亲年年儿背着我们多给小猪信两个。小猪信,拿了母亲的鸡蛋,乐颠颠把猪赶进圈。

几个半大孩子,尾着小猪信去了山上。围着他们,磨口吃的。小猪信指派轮流帮他撵猪,撵一次猪给一个鸡蛋,管吃不兴家。

小半晌,我们几个吃顶脖子了,肚子圆成个小拍鼓,下边发屁,上边打嗝。吃伤了。小猪信吃得最多,打嗝一股儿鸡粪味儿,落了病根儿。后来母亲帮他弄个偏方——艾蒿子

烧鸡蛋空嘴吃,去了他伤食症。小猪信是猪们的山大王。早上,谁家松猪没给鸡蛋,或是没给够数,他就让我们绕山吐沫子撵谁家的猪,撵得猪喘吐沫儿,撵得猪不搭多了,打都不走,打急了,原地转圈,打磨磨。小猪信见猪成绵羊了,让我们轮班儿骑猪背上去,过骑马的瘾。

邻居五丫打小爱美。摘艾蒿草叶放碗里,拿小石头捣烂捣碎,涂指甲盖儿,第二天伸出小葱似的十个指头,红红的指甲,惹小伙伴眼热。采狗尾巴草编花环,戴脑袋上和伙伴们追着跑,粉嘟嘟的小脸儿,衬得公主似的,狗尾巴草的穗头一拱一拱,像小兔子在头上跳跳。玩过家家,小小儿们争抢着和五丫一伙,都想要五丫扮小媳妇儿。

五丫把香蒿连根拔回家,放窗台上阴干,搓碎,装进香荷包,端午节挂脖儿上显摆,逮着谁让谁闻,一闻,忍不住打喷嚏,鼻涕眼泪都喷出来了,赶紧用袖头子擦抹,五丫眯着细细的两个眼睛,诡笑着问:“可香吧?不信你还闻闻。”“不闻了,不闻了。”

端午节那几天,吓得我们见了五丫躲得远远的,绕道儿走了。端午节小孩佩香荷包,传说有避邪驱瘟之意。

“正月十五撒河灯,五月初五吃米粽”,每年五月份那天母亲都那样说。母亲不知道汨罗江。我问母亲:“五月份往河里扔粽子咋回事啊?”“给屈死的”,母亲说。屈死,屈子,我听了分不清,问了母亲也说不清。母亲管端午节也不叫端午节,叫端阳节。

“五月五,小端阳,插艾蒿,挂香囊,五彩线响手腕,吃粽子啊蘸白糖……”端午到了,母亲一边做活儿,一边哼着唱。

等他们吃完收拾干净才能回去。说是钟点工,其实跟一个全工没多大区别。但既然答应了人家,她也不好反悔,就既来之则安之吧!姚水芹做事情的时候总是不急不躁,虽然话语不多,但非常有眼色。她尽心尽力的照顾大家,茶水饭食打点得也十分周到。老板爱吃包子,他常常让姚水芹到一个当地有名的包子铺里去买。姚水芹吃过几次,觉得与自己做的包子相比,并没有好到哪里。但她还是用心,专门买来一本食谱研究怎么做包子。她试着做了几种包子,让他们吃了之后,大家都说每种包子都比包子铺里的好吃。姚水芹得了夸奖更加上心,继续研究怎么做菜,主要是学习做南方菜系。她把鸡鱼蛋肉和各种青菜洗得干干净净码好,变换着各种食谱。老板特别点什么,她很快就能照着书本做出来。老板的朋友都喜欢姚水芹,他们叫她姚姐,他们说,刘老板哪是雇钟点工?简直是雇到了一个漂亮女大厨,饭做得这么好,又会体贴人。刘老



新书架 《海洋与权力》:一部新文明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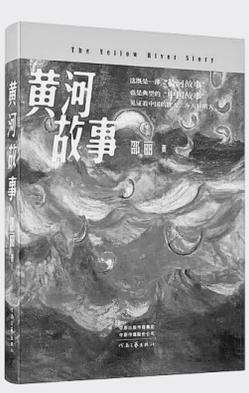
❖ 蒋晓莉

海洋占地球表面的71%,相当于陆地面积的2.5倍,从外太空看,地球是个蓝色的星球,它不仅是地球的重要组成部分,更是人类的发源地和生存的依赖。海洋是孕育人类生命的摇篮,同时也是国家利益博弈的竞技场。从现今的国际形势可以看出,海洋的战略价值越来越重要——它不仅有一条条贸易通道、能源通道,海洋的深处更有无尽资源和宝藏,谁控制了海洋,谁就控制了世界的核心,19世纪的英国曾

实现了将国旗插遍世界角落,成为日不落帝国的梦想。《海洋与权力》是一本历史书、政治书、经济书,更是一本关于海洋的知识书。它以雅典、迦太基、威尼斯、荷兰、英国等五个欧洲本土的海权国家进行总体分析,探讨了海权文化、身份、性质的重要性。从这五个海权大国崛起到没落的历史情况进行分析,深度剖析过去海陆文明的冲突、现代世界格局的形成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,当

今世界的人们已将目光和战略探向了宇宙,在探测地球以外的星球方面开始竞争,但人们并没有放弃对地球上海洋的争夺,“蓝色”博弈十分激烈,这里不仅是战略重点,更重要的是通过控制海洋而控制海上贸易,开采矿产,实现军事战略。读这本书能了解欧洲几个海权国家的兴衰交替,了解海洋在人类发展史上的意义和作用,它以长视角的历史故事展示了影响国际政治的修辞学、语法学等,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。

连载



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乡下女人,但是她凭着朴素的人生常理,懂得这天下没有白吃的宴席。赵伟峰对她太好,她心里越觉得委屈得没处下脚。她希望有一天找到房子搬出去。

因为人家不要钱,姚水芹就包揽了全部家务。她勤快,肯做又会做事,一套小出租屋在她的手下弄得很有点人家的感觉了。姚水芹会做饭,米饭经她的手烧了,出奇的香。她做的菜,也未见放多少作料,吃着特别有味道。她是郑州人,爱吃面食,试着做各种面食让赵伟峰吃。吃饭的时候,姚水芹先给赵伟峰盛上,端到客厅里,然后自己躲在厨房里吃。赵伟峰也不让她,只顾把头埋在桌子上呼呼噜噜吃完。赵伟峰没有结过婚,从没有享受过女人这样贴心的照顾。他吃了姚水芹做的饭,心中对这个女人有了一种特殊的感受。虽然赵伟峰借房子给姚水芹住了,但他觉得吃她做的饭,心里还是有歉疚,于是下班回来常常买一捆青菜,有时买一条活鱼或者半斤五花肉,两个人像过日子一样。

姚水芹说她要八百。其实她心里也没有多大把握,若是人家坚持六百,她也就答应了。她还是愿意固定在家做,等公司派活儿就得满城跑,辛辛苦苦,主要是苦乐不均。有时候活多忙不过来,有时候一天都没事情做。更重要的是,这个人一天要吃三顿饭的地方,对她是一个大诱惑。姚水芹若是不答应,公司会派别的工人去,还有几个年龄合适的女工在等着。那老板却只看上了姚水芹,他一定要她做,而且八百他也认。待那人与公司签了合同,姚水芹就到那人家里去上班了。

老板姓刘,是做玩具生意的。刘老板的儿子出国念书去了,家里只有他们夫妻两个。他们都是四十多岁的样子,看着干净漂亮,是个温馨的家庭。生意上事情大部分是夫人在经营。刘老板很悠闲,上午睡睡懒觉,下午召集一帮人打打麻将,一打起来就昏天黑地。原来姚水芹以为只做老板夫妻俩人的饭,谁知道来上班了之后才知道每天要做一大群人的饭,而且得

有一天,一个曾经被姚水芹服务过的老板来公司找她,想让她到家里去做钟点工,管吃饭。家里没有老人和小孩,一天做三顿饭,打扫卫生。公司经理问姚水芹是否愿意。姚水芹问:“一个月多少钱?”经理说:“一个月六百,管吃饭。”

等他们吃完收拾干净才能回去。说是钟点工,其实跟一个全工没多大区别。但既然答应了人家,她也不好反悔,就既来之则安之吧!

姚水芹做事情的时候总是不急不躁,虽然话语不多,但非常有眼色。她尽心尽力的照顾大家,茶水饭食打点得也十分周到。老板爱吃包子,他常常让姚水芹到一个当地有名的包子铺里去买。姚水芹吃过几次,觉得与自己做的包子相比,并没有好到哪里。但她还是用心,专门买来一本食谱研究怎么做包子。她试着做了几种包子,让他们吃了之后,大家都说每种包子都比包子铺里的好吃。姚水芹得了夸奖更加上心,继续研究怎么做菜,主要是学习做南方菜系。她把鸡鱼蛋肉和各种青菜洗得干干净净码好,变换着各种食谱。老板特别点什么,她很快就能照着书本做出来。老板的朋友都喜欢姚水芹,他们叫她姚姐,他们说,刘老板哪是雇钟点工?简直是雇到了一个漂亮女大厨,饭做得这么好,又会体贴人。刘老

板听他们夸奖姚水芹,就像自己得了夸奖一样开心,他说,是我亲自挑选的,我第一眼看到姚姐就觉得她不一样!

对老公混这一帮酒肉朋友,刘夫人倒也不多说什么,她交代姚水芹早晨来上班第一件事儿就是开窗透气,不管刘老板起没起床,都要把楼上楼下所有窗子打开。刘夫人说,简直是一群猪,又是抽又是喂,把家里糟蹋得简直就是个猪圈!刘夫人嘴上凶巴巴一点,但心地很和善。她常常让姚水芹给她用手洗那些高档衣服,然后会给她半新的衣服送给她。那些衣服都是七八成新,看起来跟新的也没啥差别。她比姚水芹略微瘦一点点,她穿松垮的衣服,姚水芹穿上刚刚好。刘夫人说,姚姐你也别嫌弃,能穿就穿,不能穿就送人好了,姚水芹知道她是在给她台阶下,心里头格外感激,觉得遇到这家人真是天大的福分。有的内衣她看到金子穿过,知道一件就要好几百。她以前摸摸金子的衣服都害怕给人家弄脏了,怎么会嫌弃呢?